



中華基督教信義會

Chinese Lutheran Brethren Church

奧斯堡信條簡介

本會章程第二條中明定除了《聖經》之外，《使徒信經》、《奧斯堡信條》與《路德小問答》皆為本會承認之重要信條，而當中以《奧斯堡信條》的內容最多，也最令本會弟兄姊妹感到陌生。

所以，當文字委員會在草擬本會刊物出刊計畫時，首先想到的便是將《奧斯堡信條》的內容，在每次刊物中逐條介紹與說明。期盼能夠使本會弟兄姊妹能認識這重要的信條，並且藉此了解信義宗的信仰核心。



1530年1月21日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下令於奧斯堡召開帝國議會，其主要目的是組織聯軍對抗節節逼近的土耳其人，因此必須試著聯合因宗教改革而紛亂的國內諸侯。薩克森選帝侯約翰與威登堡的路德、墨蘭頓等人會面後，決定在奧斯堡國會中提出薩克森地區教會所承認的信條。最終此信條由墨蘭頓主筆並在國會中發表，並很快地成為許多支持改革陣營者共同承認的信仰宣言。

《奧斯堡信條》分為兩大部分。在前二十一條中，威登堡的神學家們本著聖經，清楚地闡述己方的信仰立場。墨蘭頓特別在第一條以「我們教會」作為開頭，似乎已經間接宣示改革陣營將走向與羅馬天主教分道揚鑣的路上；「我們教會」於第二十一條之後的總結中再度出現，為威登堡改革陣營立下鮮明的旗幟：這就是我們教會所相信並教導的道理。

另外，第二部分是因著與天主教會的爭辯而提出的抗辯信條，正式名稱為「關於濫用事項的更正條款」。墨蘭頓從路德許多著作當中整理出七條信條，清晰地指出「我們教會」的立場並沒有違背聖經教導，反而是天主教會許多規定與作法有待商榷。值得一提的是，《奧斯堡信條》不僅表明威登堡改革陣營與當時天主教會的信仰立場的區別，同時也表明與天主教會相同的部分，甚至，也強調與其他改革陣營的區別及相同之處。

因此，儘管信義宗（Lutheran）一詞早在1519年的萊比錫辯論中出現，是天主教神學家厄克為攻擊路德使用的貶義詞；但在《奧斯堡信條》提出之後，越來越多教會以「信義宗」自居，而不是「改革宗」。這樣看來，墨蘭頓宣讀《奧斯堡信條》的那日，足可稱之為信義宗教會的生日，由此也凸顯了《奧斯堡信條》對信義宗教會的重要性。

如今，身為普世信義宗教會一份子，距離《奧斯堡信條》發表已有將近五百年的時間，我們是否已經與當時所謂的「信義宗」漸行漸遠？抑或仍然持守威登堡的神學家們在《奧斯堡信條》中試圖維護的立場呢？又或者，我們已經一點都不在意這些神學爭論的是非對錯，一心想著只要教會增長，管他用什麼神學或方法？就讓我們在往後對《奧斯堡信條》二十八條的介紹與說明中，找到屬於我們中華基督教信義會的答案吧！

（文 / 得勝堂 周士煒牧師）

起身回應主的大使命吧！

未曾感到出國需要如此大費周章：打五支預防針，吃七週瘧疾藥，轉機兩次共三十小時飛行，再坐八小時路況極差的蹦蹦車；常從座位飛起，幾乎撞擊天花板。途中讓我印象深刻的是經常看見查德婦人與小孩長途跋涉，到一片綠油油的水池中取水飲用，喝這樣的水當然容易生病。

於是美國差會來到查德北部的穆斯林村落建立水井，提供乾淨水源，藉此與穆斯林朋友建立關係，並在一次次探訪中，向他們分享神愛與主道。更為了讓他們的下一代能自己讀聖經，聯合查德路德信友教會的弟兄姊妹一起投身跨文化宣教，在不友善的環境中，建立學校成為福音教師。



此次宣教行程加入台灣總會，在因不同種族而常引發衝突的查德是很美的見證，三種不同語言文化的同工團隊，卻為一個使命努力；跨越彼此的高牆，要把福音帶入人群，那一刻我彷彿嘗到將來天上萬族一起敬拜的甜蜜，讓我們現在就起身回應主的大使命！

（文 / 勝利堂 李易松牧師）

人物專訪——委身服事

2020年2月23日，對寶山勝利堂是個特別值得感恩紀念的日子。這一天在上帝的保守與引導之下，終於盼來設立教會以來第一位長老——彭成毅長老。其實，長老一職不是只是其字面意義「德高望重」的象徵而已；對教會而言，長老是信徒領袖，與教牧同工彼此配搭，一同服事。

彭長老夫婦提到，他們起初在美國聽見台灣鄉福團隊的服事分享，被他們投入鄉村福音工作的精神深深感動。在2008年回到台灣時，因為鄉福教會都在南部，無法直接參與，但對鄉村福音的需要一直無法忘懷。直到七年多前（2012）知道寶山有福音中心，正在做鄉村的福音事工，也很需要同工，因此決意加入福音中心，持續委身、服事直到如今。



我們訪問彭長老對於教會牧養工作的看法，他認為長老的任務就是要全力協助教牧同工，同心建造教會；他自己非常樂意參與牧養工作，也常祈求上帝幫助，賜下更多的力量與恩典。另外，長老娘提到夫妻一體的觀念，她願意盡全力配合丈夫，希望二人能同心協力，繼續投入在寶山勝利堂牧養與傳福音的事工。